

苍洱毓秀 树人百年

杨冷

大理历史悠久,山川毓秀,人杰地灵,文化教育也绵延流长。

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在此设置了4个县治,这里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公元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700年间,大理已经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文字记载,汉武帝时期,有叶榆(大理)学者张叔、盛览求学归来回乡教授子弟的事迹。另据清代参毓英在《改建大理太和学宫碑记》中说:“考诸府志,大理有学,始于汉元和三年(公元87年)至蒙氏盛罗皮立文庙于国中,段氏正淳,求经籍于有宗。”即指建学宫,访书问学之事。可见大理地区的文教开发始于西汉,广泛吸收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于唐宋时期,至唐代晚期,南诏中期以后,经常成批选派子弟到成都求学,如此连续选送长达50余年之久。

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参政郝天挺兴建大理府学宫。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太和县学宫。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御史谢朝宣倡导兴建了苍麓书院。在明代先后兴建的书院有桂林书院、玉龙书院、源泉书院、中溪书院。清代相继兴建中和书院、迤西道书院、波罗书院、敬文书院等。设立有义学、府义学4处,县义学6处。明清两代共建11个书院,11处义学。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统计,如果包括太和(今大理市)、赵州(今凤仪、弥渡)、云南(今祥云)、邓川、浪穹(今洱

源)、云龙、宾川、鹤庆、剑川、永平、蒙化(今巍山),大理地区共有书院59个,义学179处。明清时期的大理,地广人稀,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不发达,但是,地方宁谧,渐摩仁义,敦崇教化,维系风俗,文化教育已日益发达,大有可观,为当地人们所称颂。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云书院。

西南灵秀钟苍洱,云汉文章射斗牛。公元1877年10月15日,云南提督杨玉科调离大理,深感教育对于地方教化、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重要性,便将其爵府、田产、铺面、盐井等一一应捐给地方办学,创建了面向滇西五府(大理、楚雄、永昌、丽江、顺宁)三厅(蒙化、景东、永胜)招生的“西云书院”,并亲自撰写西云书院章程,建立组织机构、规范财务制度,制定授课内容,明确职责、管理办法,周详规定,丰富藏书,至今仍不失为可供参考借鉴之样本,从此,开启了云南学校办学的历史先河,西云书院历经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盛世,先后经过大理府师范传习所(1906年)、云南省第二模范中学堂(1910年)、云南省立第二中学(1912年)、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7年)、省立大理中学(1932年)、大理人民中学(1950年)、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1953年)的更替、传承、发展,至今整整144年的悠久办学历史,是云南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个缩影。

银苍毓秀西云书院多俊杰,玉洱钟灵南诏故都盛文明。大理一中,坐落于苍洱之间的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一,积淀了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受“文献名邦”人文滋养。二,拥有百年名校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教育资源。三,是云南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四,历经书院、学堂、师范、中学等不同办学时期,始终在原址办学不辍。五,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始终秉持“读书养气,敬业乐群”之校训,铸就“至诚奉献”之师魂,“教书育人”之师德,“勤学奋进、乐学善思”之学风。六,不断开拓进取,创新发展。1951年被定为云南省重点中学,1993年被省教委评定为云南省一级三等完全中学,2000年晋升为云南省一级二等完全中学,2001年被教育部授予“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称号,2011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云南省一级一等高级中学。七,“勤奋自强,和谐进取”是学校的校风,“崇德博学,海人不倦”是学校的教风。八,从严治校、严谨治学,重视发展和培养特长生是学校的传统办学特色。九,实施扁平化和精细化管理,形成了教学常规和教学建楼紧密结合,用建楼促教改、促机制体制创

新,务实开展教学工作的新特色。十,学校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所和谐的民族家园。

苍洱毓秀,树人百年。大理一中培养了志存高远,为国家兴亡、建设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家和杰出代表。十万莘莘学子中有中共早期优秀的革命活动家张伯简、王复生、王德三,有抗日英雄、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周保中将军,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献身祖国的杰出代表施混,著名爱国将领、军事家杨杰,有著名政治家、学者周仰岳,教育家董泽、寸树声,历史学家马耀、李家瑞,文学家张文勋,翻译家罗履南,国际生态学专家冯耀宗,医学家李树楠,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景、马文骥(歼-10飞机总设计师)等,他们为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书写了华章,增添了辉煌!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

要让子孙世代记住光辉的名字

牟利民

喀喇昆仑是座英雄的山
成边的4名英雄
来不及和父母恋人
道一声早上好
就这么走了

国土一丝一毫不能侵犯
即便是付出生命代价

为了民族的尊严
成边的兄弟
定格在莽莽雪域高原
泣不成声的我
要让子孙世代记住光辉的名字
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陈红军
你们是好样的
(作者单位系弥渡县教育局)

在严寒的风雪中
你们是一群铮铮铁汉
如万里长城一样高高挺起
如义勇军进行曲豪情万丈
在你们的心里祖国永远是第一

一树一树木棉花



江利彬

今年的木棉花又开了,一树一树的,红红火火的,挂满了这座小城。开得声势浩大,开得绚烂非凡。它们挺立着,舒展着,情满,斗志昂扬,迎着灿烂的骄阳,捧出那一树的火红,美极,艳极,喜极!

前几天回老家,途中再遇木棉花,内心深处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车窗外,一排排盛开的红棉火热流动,顶天立地,英姿勃发,大有壮士出川的风骨,难怪人家唤它英雄花,真是当得此名。

记得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和英雄花有关的。从前有一座山,山里有位黎族老英雄,他的名字叫吉贝。他常常带领乡民大败异族的侵犯,保卫着自己的领土及乡民们。有一次,因叛徒告密,老英雄不幸被捕,敌人将他绑在木棉树上严刑拷打,老英雄威武不屈,最终被残忍杀害。老英雄死后,英灵不散,化作了一株株木棉树,扎根在山冈上,依旧守护着领土及乡民们,风雨不改。

我敬重这样一个传说,敬重这样的人儿,更敬重这样的一份英勇,是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不敢忘掉的壮烈情怀。

宋朝诗人刘克庄便赞叹道:“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棉花”,说得丝毫不夸张,木棉花开时,确实是

染红了天际。清朝诗人屈大均亦有诗云:“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既赞美了木棉花之红艳,又描绘出木棉花盛开时的场面有多么壮观。壮观,是浩浩荡荡的景,是春日里温暖绚烂的一幅画卷,是游人们欣赏拾取的朵朵芬芳……

它的芬芳,在于这鲜艳如血的花瓣上。许多的妇人,会取其花瓣,洗净晾晒,再与火腿、虾仁、鸡汤、鲫鱼等共煮,巧手制成一道道美味佳肴。除此,它还可入药医疾,治痢疾、祛风湿、理跌打……它的芬芳,还在于那雪白娇嫩的飞絮上。小的时候,常常是会去捡木棉花的飞絮的,一团一团的,捏在手里,可柔可软了。后来听大人讲起,才知道,这飞絮还可拿来织布用呢。宋代郑熊《番禺杂记》中就记载:“木棉花高二丈,切类桐木,二三月花既谢,蕊为绵。彼人织之为毡,洁白如雪,温暖无比。”

这世上,大概再没有一种花,能比得上木棉花了吧,生得魁梧却不丑陋,红得娇艳而不俗气,且一身用处,长久扎根在南方人的记忆里,心坎上……

此生何其有幸,生在南方,长在南方,能多年以来近距离地接触到木棉花,欣赏木棉花,与之共同成长。(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惠州市龙祥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咏抗疫战士

张澄洁

春风拂面抗疫来,
举国同心把民爱。
百姓居家断疫情,
一线警员逆行风。
一抹蓝盔守边境,
警民齐心协力。
寒夜露宿护四方,
披星戴月守边关。
设卡排查有妙方,
人车共检阻新冠。
入户宣传筑疫墙,
老少齐心把疫抗。
陆水邻域常巡逻,
强强联手阻病魔。
心系边境情沉重,
胸怀百姓义浓浓。
任重道远行且艰,
警徽熠熠耀前方。
不分昼夜保平安,
不忘初心勇担当。
警民团结亮利剑,
莫使阴霾染家乡。
待到燕子新春归,
同心战疫迎艳阳。
(作者单位系景洪市公安局)

草把子和绞把筒

陈青延

“绞把筒”就是过去用竹子制成的一种能把柴火的稻草和芭根草拧成一种把子,使柴火耐烧的工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读中小学的孩子,只记得那个时期的农民,大都住的是稀泥糊草苇做墙壁,稻草盖屋顶蔽雨的茅草房。大家做饭用的柴火全是茅匠师傅盖屋换下来的旧屋茅草和用镰刀在沟港渠道里砍回来的芭根草。那时,煤炭紧缺,更谈不上有燃气和液化气,当时做饭的柴火经常是接不上茬。

为了让有限的柴火经久耐烧,农户人家都是用“绞把筒”拧草把子。夕阳西下,袅袅炊烟升起的时候,人们经常能够在村子里听到“绞把筒”绞草把子“吱呀吱呀”的声音,经常能够看到村妇在头上搭着一条毛巾,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自家的禾场上拧草把子的情景。

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农村,下午放学回家,有时我也被母亲叫去绞草把子。母亲用把子将晒了一天的茅草和芭根草捆成一堆,然后从家里拿出一把麻拐,坐在草堆旁边,递给我一根“绞把筒”,叫我帮她一起绞草把子。她手里不停地出草,我拿着“绞把筒”跟着不停地绞草。同时,我还在心里默默地记着草把子已经绞了多少个,盼着尽快地绞完那堆草。

母亲的手在茅草和芭根草的勒弄下,变得粗糙干裂,但她一点也不在乎。为了家里的油盐柴米,母亲呕心沥血地让这个家走过困难的时期。

42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大都住上了红砖青瓦的楼房,做饭生火都是用沼气、液化气 and 煤炭。茅草屋和“绞把筒”早已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至今我还是蛮想“绞把筒”的,毕竟这种竹制工具,在农民生活不富裕的时期,为农民的柴火经久耐烧尽了一份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吴晓波

在皖南老家,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到清明这一段农闲时段,村里便有几个爱热闹的人出来挑头,嚷嚷着要唱皮影戏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村里大多数人也都默许,于是便推出一个头儿开始挨家挨户“抽头子”(摊派戏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人家出几口米也可,折合折成,唱戏的费用也就差不多了。

过了几日,挑头的人便领着戏班子进村了,男男女女,老老居居,大包小担地挑着。村里的孩子们跑前跑后,最感兴奋的当然是那黑色的木箱了,里面可都是些能呼风唤雨的“法宝”。戏班子进村,通常都是由村长陪着在村里最富体面的人家吃上一顿,然后把人员分配安顿到各家。余下唱戏的日子里,由各家轮流管饭。乡下人情,戏班子到了谁家,都像过年一样好酒好肉地招待。因为祖母烧得一手好茶饭,我家也曾多次招待过戏班子,他们都是一些爱热闹的人,在席间谈笑风生,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唱皮影戏的戏台通常搭在村中心,几条凳子支起几块门板,四周纱布围上,正中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幕布,便是唱戏用的最主要道具了。皮影戏大多下午安排一场、晚上两场,下午三点左右开锣,晚上六七点钟开始,一般要唱到夜里十点多收场。皮影戏最精彩的莫过于晚场了,上下村子的村民扛着凳子早早地就把戏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唱戏的人也喜欢“人来疯”,人越多,越加精神抖擞,打锣的打锣,打鼓的打鼓,吹唢呐的吹唢呐,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站在幕布后的班主了,既要双手操纵皮影表演,又要唱词,现在看来,那可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如果选的唱本是《封神榜》之类,开唱前还要烧纸放鞭炮,让本就神秘的皮影戏更加神秘。

母亲与黄梅戏

胡美云

母亲是个极喜欢唱歌的人,又恰好拥有了一副得天独厚的嗓子。

去年暑假母亲来闽,我带她进KTV唱歌,六十多岁的母亲第一次进KTV,拿着话筒像个孩子一样新奇与兴奋,唱红歌,唱黄梅戏,一首接一首,唱了许多,竟没有一首是重复的。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脸意犹未尽与小得意地说着:我会唱的歌呀,是三天三夜也唱不完的。那时候在家种田时,田里有我在唱歌,有海桃爹爹谈文说书的,可热闹了!

年轻时的母亲聪慧好学,那时候常有送电影到乡下播放的,再忙母亲也要把家里田间的农活做完,然后晚上好看电影。一场电影看下来,不仅剧情记下来了,那些片头片尾和中间的插曲也都印在了脑子里,第二天和看过电影的人一起互相说一说剧情,对一下歌词,几遍下来就能唱完整了。

母亲最喜的还是黄梅戏。黄梅戏

作为故乡安徽枞阳的地方戏,在电影电视还没有的年月里,靠戏班子走街串巷的原始传播,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也是毫不逊色。母亲的哥哥高中毕业以后就曾在戏班子里待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母亲学的新歌最多的时间。大舅舅所在的戏班子唱到哪儿,母亲就跟着听到哪儿。虽没有进过学堂上过一天正式的学,但母亲靠着好记性和好悟性,一首新歌,听别人唱个两三遍就基本全学会了。等歌会唱了,母亲就开始根据戏里的故事和歌词来理解歌的意义,并把它运用到生活中,我的启蒙教育大抵就来自于母亲用方言土话念着的那许多歌词。

受母亲影响,儿时的我也能唱些耳熟能详的黄梅,像《打猪草》《天仙配》等。七八岁的年纪去陪隔壁家的姐姐做伴睡觉时,整整一幢房子只有十多岁的她和小不点的我,小无畏,应着姐姐的要求站在夏天的凉竹床上,站在夏夜的满天星子下,伴着乡间声势浩大的



(春芽)李磊强
(作者单位系景东税务局)

(青山绿野)汤青/摄
(作者单位系安徽皖能集团)

皮影戏的“演员”并不需要化妆,他们都是用牛皮做成的仿人头像,高不过一尺,比例匀称,以古代装束为主,色彩亮丽,表情传神,在戏台四周挂成一圈,通常是武将排成一列,文臣排成一列,方便班主唱戏时随时随取。

随着锣鼓和班主古老的唱腔,皮影戏正式开始。小小皮影在班主手里一操弄,竟然能演绎出《封神榜》里“万仙阵”“诛仙阵”的飞沙走石、血雨腥风,大宋杨老令公的铁血忠心和穆桂英挂帅的巾帼风采。也正是通过皮影戏,让我们从小就知晓商代有一个昏庸无道的纣王和文能定国、武能安邦的姜子牙,南宋有一个精忠报国的岳飞,沧桑多彩的历史就这样被我们乡下娃子们触摸了,许多幼小的心里长出了英雄爱国情结。

好戏往往不经看,不知不觉间到了,班子就散了个,留待下回分解。村民们正在兴头上,哪舍得离去,纷纷叫喊时加演。体贴人情的班主也很乐意,便加演一段自编自唱的生活佐料,多数是一些乡间爱情段子,让村民一个个笑得肚子抽了筋才肯散场。

唱皮影戏,往往是一个村开了头,便有一个村急着跟了,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地唱,直到清明农忙开始才算结束。

而今,看着整天闭门独户,泡在作业堆和电子玩具里的孩子,虽然物质条件好了,但感觉我们童年的乐趣并不比他们少,那一份古老而又绵远的乡愁,是超越越有味道。

(作者单位系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虫鸣,唱了许多黄梅给她壮胆,直到各自安然入睡。

父亲也会唱,但因为是从小母亲处转了一手的调子,在母亲面前就多少唱得不太自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趁母亲不在家时,让我们几个孩子安静地站着,听他的歌,在我们面前显摆他的唱功。

父亲是个单纯的人,带着一身的孩子气努力看着许多年的大人。虽然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但讲起世间的做人处世的道理时却句句是道,引经据典的,叫人心服口服。这些全归功于她眼着的耳听的,然后曲不离口练来的那些黄梅戏。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样子的爱好,在那些安静繁忙又清贫的日子,即使再忙再累,母亲的精神与心灵是富足的、带着希望的。

母亲的黄梅对我的影响也极深厚。那些年,在繁重的劳作下母亲也曾暴躁过,会在孩子面前失控,有过打骂过骂。但是,最终在记忆里刻成永恒的是:冬天里一边纳鞋底一边唱着黄梅的母亲;秋收时夜里昏黄的煤油灯旁一边扯着棉花一边唱着黄梅的母亲;扛着锄头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一路轻歌的母亲温暖着所有的岁月……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龙海市角美镇漳州台商投资区金山双语小学)

古诗词里听春雨

项伟

春,如约而至。春天,总是讨人喜欢,有人爱春的姹紫嫣红,有人爱春的草长莺飞,有人爱春的阳光明媚,而我,却独爱春的细雨绵绵。春雨淅沥的夜,小轩窗前,香茗一杯,诗书一卷,于古诗词中品读春雨,别有一番趣味!

春雨里有“苦”。“苦”是人生常态,古今概莫能外。佛经里说,人有八苦,其中三苦是“爱别离、求不得、放不下”。“爱别离”原指与相爱之人分别的痛苦,往大了说,也包括亲朋好友、相识相知者。对于王维来说,与老友分别是痛苦而伤感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在“渭城”的“朝雨”里,只能“劝君更尽一杯酒”,因为“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对于刘长卿来说,那年的“闲花细雨”里,却另有一番苦涩。他在《别严州元二》里写道:“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程。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负名。”他乡遇故知是快乐的,但与好友在江南烟雨中的“聚散匆匆”的一幕,难免让诗人生出“世事无常”的感慨来,更触动了他的心结:报国无门、壮志未酬,是为“求不得”;而对于“青袍”(代表低官阶)的纠结和神伤,也流露出他对“功名”的在意和向往,此为“放不下”。

春雨里有“乐”。辛弃疾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正因烦恼的事太多,人们才会努力去寻找快乐,并试图留住快乐。欲图一时之乐,并非难事,譬如出去走走,在“沾衣欲湿杏花雨”的时节里,来一次“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春游,就是极好的!而有时乐乐、常常乐,偶尔乐个一次、二次的,已然无法满足,除非能像唐代诗人张志和那般看破红尘,放下功名,扁舟垂钓,浮三江,泛五湖,渔樵为乐。这位外号“烟波钓徒”的著名诗人曾用一首《渔歌子》描绘了他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而要享受这种“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理想派生活,要放下很多东西,可见,快乐是有“代价”的!

春雨里有“失”。南宋诗人陆游在客居京城时曾作“春雨”诗一首,其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被后人广为传诵,人们津津乐道于由诗人听觉所勾勒出来的江南春景图:浙浙沥沥下了一夜的春雨,清晨小巷里的卖花女,一切都是如此的明



艳美丽。但却往往忽略了“一夜”这个关键词,诗人何为听了一夜的春雨?是因为皇帝召见而兴奋得睡不着?非也!事实上,诗人是因忧思过重而失眠,只能听着又新的春雨,点滴到天明,那么诗人又为何而忧、因何而愁?或可用“失”字来形容一二:其中当有烈士暮年,壮志未酬的失意,更有对偏安一隅、软弱黑暗的南宋朝廷的失望,或许还有对已然“失去”的金戈铁马、意气风发的峥嵘岁月的无限感怀。不管怎么说,对于到老“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临安城那一夜春雨里,必然还藏着一颗浇不灭、吹不熄的拳拳报国心!

春雨里有“得”。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指的就是对于农民、农作物来说,春雨就像油一样宝贵得“得”。这一点,对于定居成都草堂多年、久于农耕的杜甫来说,是有切身体会的。他在《春夜喜雨》中从一个老农的角度,以欢快、喜悦的笔调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啊,不高兴么?对于农人来说,天降春雨,润泽万物,农作物的长势更好了,丰收的前景可以预期,这就是最大的“得”。而对于大半辈子颠沛流离,饱经战火蹂躏的诗圣杜甫来说,更是“难得”:至少不用把粮受怕、疲于奔命了,至少不会无定所、食不果腹了,至少可以活得像正常人一样,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了。毕竟,好好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窗外的春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掩卷凝思,千年时光,如露如电,如梦如幻,片片消散。只有那些经典的诗文得以流传,经久不衰,伴随着年复一年的春雨,穿越尘封往事,与我们生世相遇。 (作者单位系台州星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